



此心安處即吾鄉

琴台客聚
彥火

金庸武俠小說有乾坤大挪移法，可以把別人武功挪移到自己的武功，令人聞風色變。

在禪界裏傳說有一種「移山大法」。

坊間傳說有一位得道禪師，練就一種「移山大法」。

不少趨之若鶩，要拜會這位禪師，希望一開眼界，因而探詢大師：「大師用何種力，能夠移山？」

你看禪師怎麼說出他「移山大法」的秘訣——「這很簡單，山不過來，我就過去啊。」

其實這包含禪意。

現實世界，有許多事情，猶如大山，我們是搬不動的，只有改變思維方法，去遷就它。

為入之道，最要緊的是變通，有變才能通，最忌單一思維。

人生多變，很多時候，特別在逆境中，如果沒應變方法，很易覆舟。

禪是講究環境不變，人自變（通），便可以安然渡過難關。

有些人辦事偶爾不順利，便喜歡怨天尤人，心存不憤，卻步不前，自食其果。

蘇東坡是一個豁達的人，他的一生中，仕途多蹇，屢被貶官，從不出怨言，反而去順應環境，在逆境中去尋找生機和樂趣。

蘇東坡晚年歷盡政治風波劫難，偶爾又否極泰來，從邊遠地區被召到京城翰林供職。

去京之前，他的好友王定國招飲，酒席間，王定國讓一個歌女陪伴。

這個歌女眉目清秀，別有高雅氣質。

蘇東坡甚感詫異，問道：「你的家人都居京城，你一個人在嶺南邊陲呆那麼久，那裏風土不好，應該受了不少苦呢。」

這個叫柔奴的歌女平靜地答曰：「此心安處，即是吾鄉。」

蘇東坡聽罷，大感意外，這位歷盡滄桑的柔弱歌女，竟然有這種灑脫超然的襟懷，令人嘖嘖稱奇。

（《學禪》，之十四）



神曲之神

姚瑛雅音
姚瑛

生活中不少樂曲和歌曲堪稱創作者神來之筆，因此也被人稱為神曲。最近我在為6月初的音樂會練習做準備，這次會演奏貝多芬的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（作品61），這是貝多芬創作的唯一一首小提琴協奏曲，自古以來被譽為「小提琴協奏曲之王」，堪稱神曲。從演奏來說，這是一首比較難的曲子，而且我需要站在台上演奏45分鐘，與樂隊配合，對我的專注力和體力都是一個考驗。因此這一個月我需要調整狀態，集中精力去反覆練習，提升對於作品的理解和表現境界，希望在正式演出時能夠傳神演繹，感染觀眾。

要體會神曲之神，首先還是要知人論世，了解創作者的故事和時代背景。貝多芬，1770年12月生於德國伯恩，是德國最著名的作曲家、鋼琴家，18世紀至19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、法國大革命、德國的「狂飆運動」等一系列時代變革，都對貝多芬產生影響，他信仰民主共和，崇尚英雄主義，因此將當時古典主義音樂的精華融入了「浪漫主義」的氣息，開啟了當時的藝術新局，在歐洲音樂史上被稱為「樂聖」和「交響樂之王」。

他1806年創作的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，是為當時維也納劇院的第一小提琴手克萊門特創作的，並由克萊門特於1806年12月23日在維也納首演。這首曲子是貝多芬創作全盛期的作品，規模宏大，旋律柔美，層次豐富，情感質樸，最大的特點，第一是其中的華彩片段不是像鋼琴曲那樣由貝多芬親自譜寫，而是由演奏者自己譜寫。第二就是樂隊不像以前只是獨奏者的襯托，而

是與演奏者相互呼應，氣勢恢宏。

神曲之神能跨越時代，成為傳世經典，不僅有當時的時代意義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夠傳遞人性和情感，歷久彌新，引發共鳴。貝多芬的這首小提琴協奏曲中的情感非常質樸，而且細膩真摯。第一是貝多芬作曲時，正值他與他的學生、匈牙利的伯爵小姐勃倫斯威克產生愛情，並在她的莊園度過了快樂的夏天，因此田園詩般的樂曲和情感在作品中不時出現。法國作家羅曼·羅蘭曾經稱讚貝多芬的作品「有最明朗的日子的香味」，這一特色也被公認滲透在這首協奏曲中。第二是貝多芬的一生雖然才華橫溢，但是天妒英才，他有很多不如意和痛苦。首先是他的愛情都是沒有結果，他一生幾次戀愛，最終都因為對方是貴族，身份懸殊，因此都不能走到一起，終身未娶。1994年美國電影《不朽真情》和2020年美國傳記電影《貝多芬》都描寫了貝多芬的愛情悲劇。不僅感情上，生理上他也備受折磨，1802年開始他的聽力愈來愈差，直至後來雙耳失聰，因此他的脾氣情緒也時常不穩。他的作品能夠捕捉到情緒疾風驟雨般的迴旋狂瀾，彷彿碾壓一切的不公與苦難，最終奔向光明。從藝術上來講，生活中的痛苦，反而成就了作品的豐富和情感深厚。

當然神曲之神，最重要的還是能夠給不同的聽眾寬廣的想像空間，而且每一次的演奏也能帶來新的體驗，不同的時代我們也能更加思考藝術紀錄的歷史，啟發思想的覺醒，體會藝術與人生，藝術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息息相關。我很希望通過我的這次演奏，加大大家對樂曲的理解，把人生的感悟表現出來，也期待觀眾們能夠得意忘曲，這才是此曲真正之神。



彼此見證

水過留痕
少爺兵

香港市民北上（內地）消費被形容是「大勢所趨」，而演藝人在內地娛樂圈有著更多更大的發展市場，娛圈中人覺得這是台前幕後都認同的「吾之所欲也」！

內地某位影視紅星率直地說道：「樹林這麼大，自然什麼鳥都有！內地也有不少演技派的演藝人；我曾經於早前跟一位港星在某部電視劇中合作過，但我跟這位港星的對手戲是『寥寥可數』，然而在現場卻感受到對方在演技上的『從容不迫，氣場全開』的表現，我心裏在叫囂着：『折服了，折服了！』我不是在『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』，只是說出我個人的感受！而且在待人處事上，更見到對方的『智商、情商』在線，認識一個性格平和的人是一件幸運的事，對方經常秉持着『尊重為主，理解為次』的態度，大概是因為『同根生』的基因使然吧！大家在工作方面的相處很融洽。閒談間港星還表示，縱使大家生活的地域不同，成長文化各異，但有『自信』不代表『自大』；在同一職場有競爭是在所難免，是良性競爭抑或是惡性循環，能『惺惺相惜』就是最好的心態，人可以『堅強』但不可以『逞強』，生活中的智慧是當落向平淡時，就能呈現出它本身的『美與真』，不是戲中的男女主角又如何？只要將角色人演得『恰如其分』，照亮別人的同時也照亮了自己！同樣地，香港也有多位影視紅星稱讚內地演藝人的專業態度和操守，彼此的見證，何嘗不是一種「監督」，所以說是「金子」，到哪裏都被看見在「發光發亮」！

內地娛圈的幕後製作團隊也表示：「香港的製作團隊改變了內地製作團隊很多存在已久的陋習，也許是『知恥近乎勇』的關係，這三五年間內地影視製作團隊的成績、成就亦受到不少讚賞，不過仍有很多的『陋習』或者是『舊思維』，需要不斷地自我提升才是『上上策』！並非要問誰人去『較真』；須知天下之大乃『一山還有一山高』！若有演藝人某一方過於『自大』，星途就面臨『岌岌可危』了。」



百家廊

鍾倩

手的奇跡

我見過不同模樣的手，唯獨那雙攜帶微微觸痛之感的大手令我刻骨銘心。一想起它，內心就湧出說不出的敬意。

12年前的一個寒冬，我去省裏參加頒獎典禮，他一身深藍西裝，斜紋領帶，謙和儒雅，舉止不凡，下台時他叫住了我，「你的手怎麼了？」那隻左手是我的隱痛，我心裏合不上的傷口。望着他柔軟如許的目光，我立即收回了戒備心，告訴他自己的病症。只見他眉頭微蹙，內八字眉瞬間擠成一條細褶，順勢彎下腰來詳細詢問病症。很快我知道了他是一位整天和手術刀打交道的外科醫生。從那以後，我們建立了聯繫。

手是人的第二張臉，手的表情也是心靈的表情。他的那雙手，比他要見過世面，且不說斷指、殘手（臂）的接活與修復，僅手指再造技術就不知挽救過多少患者和破碎家庭。他每天的時間基本上是這樣安排的：診室、病房、實驗室，坐診半天，外地患者他會加號，看不完不下班。有一次，他的實習生發朋友圖：已經下午時分，他看完最後一個覆診的小病號，大家都飢腸轆轆，他請大家去吃肯德基，交談之間，他更多的是悉心觀察孩子手部功能的恢復情況，那一幕場景堪比慈父對小兒的呵護，令人久久感動。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歡孩子，因為患者以青壯年和幼年居多，他自掏腰包買一些玩具放在診室，他以玩具打開那些受傷孩子的心靈。他問診時不疾不徐，眼睛眯成一條線，臉上盈著不

易覺察的光，像尊彌勒佛。

很多時候，他的那雙手極度嚴苛，拒收紅包、拒絕回扣、不開大方，這是他的從醫底線。做手術，他追求極致和精品，不留一點瑕疵，這意味著那雙手要經過常人難以想像的淬煉與考驗。他做解剖，帶學生，編圖譜，潛心中醫穴位實體解剖，通宵達旦做實驗是常態。在千錘百煉中，他的那雙手長出肌肉，有了記憶，帶着人的「通通」心跳，帶着人世間的悲欣交集。時間久了，他的那雙悲憫之手，長出鋼鐵般的意志和柔情。

他經常惦记一個叫小蕾的女孩。一場特大泥石流災害，18歲的小蕾痛失雙親，又被壓斷雙腿。當地醫院輾轉聯繫到他，他第一時間趕到所在醫院，那個夜晚他失眠了，耳畔回響着一個聲音，「她失去雙親，不能再失去雙腿了！」後來，他的保肢方案被採納。順利完成了這台艱難的手術。術後經過20多天的恢復，小蕾的雙腿被保住了，半年後能夠拄拐下地行走了，這又是一個生命的奇跡。事後他道出當初的一番考慮和權衡：截肢固然可以佩戴假肢，但那樣會對患者帶去一生的精神創傷。他的那雙手不會說話，卻見證了每一個生死瞬間，以及生命對生命的至高尊重。

他的那雙手寬厚、慈悲，卻也經歷過買房的煩惱。他全身心撲在科研上，自掏腰包訂閱國際學術期刊，購買實驗器材和設備，添補臨床研究經費，僅拍攝實驗高清照片的專業相機就用壞了數十

台。他心疼，又不心疼，每取得一點新成就都滿滿自豪。醫生也是普通人，贍養老人，供讀孩子，眼看自己年過五旬，他仍為買房子的事情而黯然傷神。但是，那雙手不會辜負他，正如土地不會辜負農人，他終於如願以償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拿到房產證的那一天，他特意合影留念，高興地像個孩子。

他的那雙手比他走的路要遠很多，因為創新和探索不止。那雙手目睹過先天畸形的自卑，意外事故的懊惱，殘肢斷臂的痛楚，但從來不會失去信心和耐心。壬寅年夏，南方城市一對夫婦生下雙胞胎，就在全家喜上眉梢時，其中一個孩子不幸夭折，另一個孩子手臂壞死求醫無門。內地異體移植手術，當地醫院第一時間想到了他，跨越1,500公里的生死救援由此拉開。他與同事們連夜開會研討病情，制定手術方案，又是一個不眠不休的漫漫長夜！儘管身經百戰，但他還是高度嚴謹，直到手術完成半個月後，觀察孩子恢復良好，他緊繃的心弦才長長的鬆了一口氣。

有一回去醫院，我特意去了趟他所在科室的康復室。康復室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十字繡，護士長告訴我這部作品出自一位手指再造患者之手，我立即明白了這其中的深意。她還說，類似的康復病例已經超過千餘例。我能夠想像到手指受傷的至暗時刻，也能夠想像到飛針走線的靈動快活，這樣的涅槃之美，持久、發光，通往一個更廣闊、更豐饒的世界。

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繼承者

近期最熱門的話題是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有機會第一時間看了優先場！開場前走到後台採訪區，大批傳媒出席，這夜全部是「繼承者」，林峯站C位，旁邊是胡子彤、張文傑及一眾年輕演員，大家還特別送上蛋糕賀生日的胡子彤，搞到這小哥一臉尷尬。這夜還有黃浩然、吳卓羲、林夏薇、楊茜堯、戚美珍、苗僑偉等出席。

林峯趁空檔走過來跟我聊天，他說開心見到我到場，說自己未正式看過全部戲，心情都頗緊張，叫我要認真地看，認真地告訴他有什麼感覺！看得出阿峯的心情，同場那麼多大哥，洪金寶、古天樂、郭富城、任賢齊、黃德斌、伍允龍，大男人的世界，他不能有半點怠慢，但當時人太多，沒有機會說太多，也只有先看電影，有機會再跟他談戲！

這些年很不喜歡入戲院，因為我們以往看的都是大戲院大銀幕，見到這些小間戲院，非常之不自在，還要爬樓梯爬上那麼高，想想都怕。所以老闆Angus話只有前面的票，我說正中下懷，寧可坐得前不想爬樓梯。

開場前幾位主要演員說下自己的心聲，之後觀眾屏息靜氣地等待電影的播放，所有人都開始沉

浸在強勁電影節奏中！

首映結束掌聲雷動，還夾雜着歡呼聲，這樣的場面，令我們這些在香港，看香港片長大的十分感動，之後司機再請林峯、胡子彤、張文傑到銀幕前談後感。阿峯說：「卓義剛才便說睇見你都辛苦！這幾個月的確不容易，但是一切的付出都值得的，台前幕後一鼓作氣，大家一條心，希望有更多人支持香港那麼好的電影！」張文傑則說片中的粗口是對白，是演戲而已，希望不會傷害到任何人！而胡子彤他覺得很感動，第一個感動他的是林峯很落泊地入到城寨，不知哪裏遞過一些食物，不知哪裏遞過一樽汽水，其實一個人在那裏無助的情況之下，每人做多一點，那是給無助的人一道暖流，這一場已經很感動！

電影感動了觀眾，也感動了演員自己，值得一再鼓掌予這些「繼承者」！



◆老友齊來撐阿峯場！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
湯禎兆

《Dead Boy Detectives》

N字頭串流平台正在熱播《Dead Boy Detectives》，講述死後的兩個男生擔任偵探，調查不同超自然的懸案。這類奇幻劇情明明是虛構，但總會和不同書籍談及的死後世界相似，也見到和不同文化中的鬼神描述類似。這部西方劇與我看過一個台灣作家言紛的小說《幻世異走話談：水面之下》有點相似——雖然後者是生人救生人，前者是寫鬼救鬼或人，但用的魔法或道術，也都眼熟，甚至講人的執念所變成的鬼怪，都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另外，就是當中的一眾主角都有點同性相吸的提示，看來在流行文化的產業裏，Boys Love都已成了不新奇的事。

《Dead Boy Detectives》有一搶眼、可愛的角色，較其他角色立體和新奇，就是飾演日本女子鄰居Nico。《Dead Boy Detectives》在人種分配裏非常平均，有白人、黑人、印裔和亞裔，而

Nico當然是亞裔的擔當者。由於其他角色都相對典型，兩位男偵探一個文一個武，靈則是探我自己的入類，Nico的「人設」沒什麼能力，只是因為曾經有瀕死經驗才成為見到鬼魂的常人，反而最突出。

外表可愛，演出也相當出色，令觀眾也由憐生愛，於是我搜尋一下她的履歷。原來她如角色描述，的確是日本人，不過是在香港出世和長大，一直讀國際學校。她在訪問中談及，雖然有亞洲人的外表，但又不是香港人，受着西方教育，且少回日本，一直也受着身份認同的問題。直至在紐約讀戲劇，在美國的開放文化中，亦尋求了心理治療師的幫忙，逐漸找到自我。遇上這個角色，覺得很適合，亦令她搖身一變成為世界電視觀眾的寵兒。原來幾年前，她也在香港談及自己的夢想和經歷，希望鼓勵到香港的年輕人。幾年後的今天，她當真出頭了！

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立夏之後

5月5日立夏。葡萄架下，一家子頭碰頭圍坐圓桌，吃了一頓涼麵。油潑辣子拌蒜泥調的蘸水，生切黃瓜絲和焯水芹菜佐配，人手一隻剛烙好的韭菜盒子。陽光和煦，透過嫩黃的葡萄葉，柔柔地摸着每個人的頭頂，灰白的、斑白的、烏黑油亮的，都被陽光鍍了一層溫和的光芒。風吹雲動，每個人都知足而淡定。

平常簡單的一件事，其實也很奢侈。七口之家，一年大多時候分隔5個地方，求學或是謀生，都在做着與年紀相適應的事，也都沉浸在與大部分人相似的狀態裏，過着一份時常要獨自咀嚼的生活。庸庸碌碌，平平常常，唯獨經不起偶然間的駐足思量。陪伴和厮守，事業和生計，權衡和牽掛，似一幕需要不斷抉擇的人生大戲，又似窗戶上日出日落日日重複的光影。無暇深想，不願直視，眼下的忙亂和渺茫的網羅，才是隨波逐流飄泊下去的常態。孩子很快便會長大，另築新巢是料想中的事。老人轉眼腿腳蹣跚，再不能並肩遠足，已是必須要接受的事。唏噓感慨猶如春寒料峭的風，吹在臉上會疼、衝進肺裏會咳、積在心裏會結成一段長長的哀愁，但仍然也阻擋不了時序輪替與

生命興衰交織的一分一毫。春生發，夏繁盛。立夏之後的關中平原，所到之處，青綠如茵，濃蔭遮蔽，一望無際的麥田盡頭，黛青色的秦嶺隱隱橫陳。群峰連綿，巍峨起伏，壯闊秀美間散發着歸然不動的深沉磅礴。從古至今，讚美這道中華龍脈的詩句車載斗量，以致於順着秦嶺腳下縱橫交錯的道路晨跑時，滿目青翠裏漾起的楊柳絮，都是一派詩意芬芳。楊花榆英無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飛。歲歲年年不曾改期的楊花飛絮漫關中，我竟已有超過20年未能看過。

何謂關中？黃河第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東，億萬年來裹泥攜沙匯入黃河之前，囤積秦嶺北麓，造就了豐腴的渭河平原。大自然鬼斧神工，又為平坦的原上鍛造了四方關隘，加以護衛。東潼關，西散關，南武關，北蕭關，渭河平原因此被稱作關中平原。既有千里沃野，又有四關可守，長安坐落其中，自然享有得長安者得天下的殊榮。遠離盛唐一千年，長安的輝煌璀璨，只剩史書上的一篇錦繡文字。關中的富庶與風華，歷經征伐離亂，只剩下廣袤平整的遼闊與壯美，重歸寧靜。但綿延千年的深厚積澱，卻一直支撐着發軔於此的民族，榮光復

興的心心念念。個人的哀愁與家國的興盛，複雜而微妙，彼此之間的依託與成全，廣袤與細微，清淡與浩蕩，宛若潤物無聲的縷縷雨絲與一整個勃發生機的春天，宛若造就了夏天熱烈繁盛的晴好普照與浩瀚滾燙的太陽系，宛若「酒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」的剎時迷離與無邊無界的人生幻境。

夏初立，蟬未鳴，成雙成對的剪尾灰燕掠過正在揚花的麥田，成行成列的白楊樹守護其間。家家芍藥紅，戶戶薔薇香，關中平原普通平常的一個夏天，又若無其事地開始了。



◆秦嶺北麓關中平原的麥田！作者供圖